



系列報道之一：
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 貧困之殤(上)

生存環境惡劣、天災致貧以及因病致貧是西北地區至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多數人們的死敵。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份境內地形複雜，有多地不宜居住，自然灾害頻發。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日前指出，經過政府多年的努力，容易脫貧的地區和人口已基本脫貧，剩下的貧困人口大多貧困程度較深，自身發展能力比較弱。越往後脫貧攻堅成本越高、難度越大。這正是西北地區貧困人口狀況和扶貧工作的真實寫照。

■香港文匯報西北扶貧報道組

清代陝甘總督左宗棠曾於上呈朝廷的奏摺中稱「隴中苦瘠甲於天下」。甘肅省多數地方除了有著與陝西黃土高原一樣嚴酷的自然條件，更兼生態環境脆弱。大自然似乎故意在和這裡開玩笑，有水的地方缺土地、有土地的又缺水，望曬的偏受淋、盼雨的卻遭旱，生產資源嚴重不匹配且常常陰差陽錯——這是甘肅省扶貧辦一名幹部多年工作的「感悟」。

望晒偏受淋

記者採訪時正值枸杞採摘季，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永新鄉圈灣村的人盼著艷陽高照，可偏偏是陰雨連綿。「摘下的曬不乾發了霉，沒摘的被雨泡得爛在了枝頭。」63歲的呂富中在地邊捧着枝頭鮮紅欲滴的枸杞心疼地歎息！

呂富中老兩口治病吃藥以及大兒子結婚欠下的十幾萬外債還指望着枸杞的收成，如今辛苦耕耘全泡了湯，他怎能不心疼：「63歲了在農村還算大半個勞力，我年輕時在小煤窯挖煤落下一身病，老伴又有氣管炎、心臟病，兩口子都幹不了重活，吃藥當吃飯，這幾年買回的藥家裡能開個藥舖。」

呂富中的大兒子直到34歲還討不到老婆。「2年前找了一個，我們東貸西借湊錢辦了婚事。」呂富中說，「孫子今年不到2歲，和我兒子同齡、家境好的小夥子，人家的娃娃都十多歲了。」

呂富中現在的願望就是期盼着盡早搬進政府承諾異地扶貧的新農村，申請扶貧貸款承包幾十畝水澆地種枸杞，早日還清外債，過上他夢寐中的幸福美好生活。

盼雨卻遭旱

雨水、太陽似乎各自走錯了地方。與圈灣村不同，數百公里外的定西市安定區符家川鎮羅家岔村今年受盡了高溫乾旱的折磨，大面積莊稼面臨絕收。年近50歲、有些輕微智障的劉小蘭一個多月前騎摩托車摔傷了腿，出院躺在自家炕上養傷，心裡卻和地裡曬蔫的莊稼一起熬煎。

8年來，劉小蘭3次意外骨折，去年老公突然離世。料理家務、照顧婆婆和2個幼童的擔子全部壓在了劉小蘭肩頭。現又趕上今年莊稼絕收的天災，真是禍不單行。

唯一令劉小蘭欣慰的是女兒李芳今年考入河南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前教育專業，欣喜之餘又是學費帶來的憂慮。「等女兒大學畢業跳出農門，家裡會過上紅火的好日子。」劉小蘭給自己打氣，不論是借錢還是貸款，也要供女兒讀大學。

統計數據顯示，7月、8月間，甘肅58個縣區持續高溫少雨引發嚴重旱情，目前已致628萬人受災。截至9月6日，乾旱造成54個縣區共99萬公頃農作物受災，其中成災59.81萬公頃，絕收9.72萬公頃。



■甘肅省臨夏州貧困村民用這種方式收集雨水以供日常生活。 本報蘭州傳真

西北五省區貧困狀況對照表
(註：統計數據均為2015年底)

省區	貧困特點	貧困人數	預計脫貧時間
陝西	地形複雜，陝南秦巴山地和陝北黃土高原許多地方不宜居住，兩部分面積佔到全省面積的81%	全省有貧困村8,808個，貧困人口316.7萬人	2019年
甘肅	深居西北內陸，受制於地理區位、自然氣候等多重因素，從未離開過國家的扶貧榜	現有貧困村4,500個、貧困人口近289萬	2020年
青海	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部，集中了西部地區、民族地區、高原地區和特困地區的所有特點	目前全省共有970個建檔立卡貧困村，52萬貧困人口，佔農牧民人口的13.2%	2019年
新疆	位居西北邊陲、佔中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長期以來就是內地較為貧困和落後的地區	目前新疆貧困人口為261萬，尤其南疆農村貧困人口佔全疆的85%	2020年
寧夏	貧困人口佔比高，貧困程度深，西海固地區曾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稱為世界上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寧夏建檔立卡貧困人口58萬，佔寧夏總人口的8.7%	2018年

編者按當前，內地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脫貧攻堅也到了衝刺關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7月於寧夏召開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說：「全國還有5,000萬貧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實現全部脫貧目標。這是我當前最關心的事情。」大西北地域遼闊，這裡至今仍有貧

困人口約976萬，佔內地貧困人口的近1/5。這一片區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走進這片廣袤土地深入採訪，從貧困之殤、解困之路、扶困之鑒三個層面展開全方位報道，為讀者解讀這場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為轟轟烈烈的扶貧攻堅戰役。

地瘠苦甲天下 致富舉步維艱

旱澆不均

窮困扎根



■呂富中看着採摘期的枸杞淋雨後爛在枝頭心疼而又無奈。 記者肖剛 攝

與外隔絕 苦守危房



■楊老漢守在危房中。 記者李陽波 攝



■簡陋的廚房中，楊老漢的老伴正在做飯。 記者李陽波 攝

面對記者的突然造訪，陝西南鄭縣高台鎮立峰村80歲的楊老漢顯得不知所措。一輩子沒出過幾次山的楊老漢，弄不明白正在對着房子拍照的記者到底要幹什麼。靠在門框上足足觀察了一分鐘之後，惴惴不安地開口：「你是鎮上還是縣上來的，你要拆我的房子嗎？」

闖入這家院子，記者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見雜草叢生，除了幾捆柴禾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生活設施，兩三間破敗的土房牆體上赫然暴露着一指多深的裂痕，如果突然襲來一陣暴雨，很難想像這房子是否會瞬間崩塌。

記者問其糧食是否夠吃？楊老漢愣了一下回答：「湊合着！」記者問道，「住這房子太危險了吧？」楊老漢回望了一眼自己低矮的土房無奈道：「現在我兒子也有孩子了，他們正在湊錢蓋房子，都住新房擠不下啊！」說話間楊老漢的眼神裡透出幾分酸楚。

一旁的房子里不時傳來柴火燒爆的聲響。記者循聲走進這間陰暗的屋子，只見一桌一櫃，便再無其他傢具。昏暗的光線裡，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正在灶台

前燒火做飯，鍋裡燉的全是土豆，這應該就是夫婦倆今天的午飯。

「除了看山就是受窮」

「這輩子，除了看山就是受窮！」楊老漢歎息說，平時老兩口基本不出村，對山外的世界不知不曉。由於他們有子女和土地，不屬於五保戶、殘障人士等特困人群，故尚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費房屋政策。

採訪中有村民告訴記者，當地的山地適合種西瓜，以前有時偶爾種種，但是因為交通不便，西瓜運不出去爛在地裡。由於四周大山環繞比較封閉，村裡很多人的生活都和楊老漢一樣無奈。

當地鎮村幹部介紹，立峰村目前共有貧困人口261戶723人，自2011年陝西實施移民搬遷以來，當地政府已經按照扶貧搬遷政策，分批集中安置了原來的兩個村組，很多像楊老漢一樣的家庭已經住上新房。隨着陝西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面推進，楊老漢夫婦已經被納入幫扶體系，他們有望在明年住上集中安置的新房。

老弱病殘「靠天吃飯」

牙合村是位於青海省互助縣西山鄉乾旱淺山地區最北端的一個村莊，共由八個社組成，距離青海省會西寧僅有32公里。全村350戶人家1,408口人，年人均純收入不足3,000元。村民經濟來源主要要「靠天吃飯」和外出「站大腳」（站在馬路邊等待幹零工、幹苦力）。三四來年，村裡才娶過一個媳婦，娶回來的媳婦結婚生下娃娃，過不上一兩年就跑了。

村民牛占蒼今年63歲，育有兩子，老伴四年前已經去世。由於家境困難，大兒子牛福德直到35歲還娶不到媳婦，為了傳宗接代，後來娶了一個腿和眼睛均為一級殘疾的媳婦，生了一個小孩現在已經九個月大，幸運的是小孩身體健康。

小兒子牛玉德今年34歲，三年多前曾娶了一個媳婦生了一個女孩，因為不能忍受貧窮，在孩子出生剛20天他媳婦就跑了。

牛占蒼年事已高，因常年耕地勞作身體的零部件都有問題。他告訴記者：「去年自己做農活都還沒問題，現在腿出毛病了，像耕地種麥子、收拾莊稼這些活都幹不到了。」

「像牛占蒼家這種病殘、家裡沒有女人打理家務的現象在牙合村很普遍，生活都比較慘淡。他們要是出去打工，家裡的孩子、老人和病人就沒人照顧，地裡的活也沒人幹。這類人都是我們今後重點要幫扶的對象。」牙合村駐村第一書記李曉俊說。



■青海貧困戶牛占蒼老人(左二)和他的小兒子牛玉德(左一)、大兒子牛福德(右一)及三歲半的孫女。 特派記者唐瑜 攝

世代受貧 家徒四壁

位於崑崙山北麓、世界第二大流動性沙漠「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緣的新疆和田地區墨玉縣是國家級貧困縣，距離新疆首府烏魯木齊1,961公里，總人口近60萬。這裡大荒漠、小綠洲，人均耕地面積不足一畝，氣候「一年一場風、從春飄到冬」。

墨玉縣加巴格鄉巴西恰瓦格村，是一個擁有700多人口的小村落。46歲的村民托乎提·吐爾遜家裡，如同周圍其他村民一樣「家徒四壁」，一個木櫃，一台電風扇算是「奢侈品」。屋裡最顯眼的就是一張木板釘製大床，上面鋪着維吾爾民族風情的地毯，一家人睡覺在這裡，吃飯時就在毯子上鋪上餐盤，啃饢喝磚茶。

托乎提·吐爾遜說，他們祖祖輩輩就這樣生活在這裡。村子裡人多地少，耕地大多都是由流沙地改良過來，肥力低。

托乎提·吐爾遜自家種核桃為主，畝產一百公斤左右（同屬南疆四地州的阿克蘇地區，畝產可達450公斤）。加上又是「祖傳品種」靠天吃飯，核桃賣相也不好，如今市場上核桃二三十塊錢一公斤，托乎提·吐爾遜家的主要收入也就這不到二千塊錢。

